



革命故事

# 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

万 正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革 命 故 事

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

万 正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# 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

万正著

米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米

开本787×1092 纸 1/32 印张 1 3/4 字数 39,000

1959年11月 第一版

1959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统一书号：T 10103·210  
定 价：(5)一角三分

## 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，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。在那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中，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優秀兒女，在戰場上、在地下工作鬥爭中、在敵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，和熱愛人民，無限忠誠于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。這些光輝燦爛的業績，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，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

為此，我們決定編輯、出版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励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回憶錄，有著重大的意義，不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，而且也是豐富我們黨史的寶庫的重要史料，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故事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不行的。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，提供線索，多多寫稿，共同把這套有著重大意義的叢書搞好。

## 寫·在·前·面

我們偉大祖國的十周年國慶快要到了，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正在信心百倍地建設社會主義，並為將來建設共產主義的新世界奠下堅實的基石。

我們現在所過的生活：一沒有帝國主義在大街上橫冲直撞地欺侮中國人；二沒有地主惡霸、土豪劣紳、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；三沒有強盜、小偷、流氓、鴉片烟鬼、賭棍的橫行霸道；四沒有抬高市價、投機倒把的奸商；五沒有專門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服務的衙門、警察、監獄……（寫到這裡，不禁使我想起了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台灣同胞，他們還過着非人的生活，還遭受着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欺壓和蹂躪，渴求着解放。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，拯救台灣同胞！）這些都是烈士們生前夢寐以求的理想，如今都已實現了。現在是：人民生活日益改善，國家建設蒸蒸日上。

這種幸福生活是怎樣得來的呢？這就是千千萬萬勞動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浴血奮鬥的結果，是無數先烈拋頭顱、洒熱血的結果。中國革命的勝利，不知犧牲了多少烈士的生命。為了紀念先烈，我把近年來寫的關於葉天底、徐偉、李臨光、鄒子侃、柔石、歐陽立安、黃勵、張良誠等烈士的文章，編在一起出版，以便和大家一起共同學習他們忠于祖國、忠于人民、忠于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。

這本小冊子里的六篇文章，有四篇的事情，都發生在杭州西

湖旁边原国民党“浙江陆军监狱”内，这里过去是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场，中国共产党的无数优秀儿女在这里光荣殉国了，少数烈士还有名字留下来，大多数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，成了无名英雄。他们都是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，虽经过一些老同志的核对，但因事隔多年，可能还有疏漏和错误的地方，如果哪一位同志发现了，请来信指正。

作 者

1959年8月

## 目 录

### 不朽的人

——記叶天底烈士.....	1
徐偉同志之死.....	11
李駘光战斗的一生.....	16
鄒子侃舍身救难友.....	25
黑夜里撒下的种子	
——柔石、歐陽立安等同志就义前后.....	34
女党员黃励和看守張良誠.....	44

# 不朽的人

——記叶天底烈士

## 人民不能忘記他



学生时期的叶天底同志

在浙江上虞县很多老百姓都熟悉叶天底的名字。每当提起他的时候，人们都怀着敬仰的心情。叶天底同志原名叶国瑞，上虞谢家桥人，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他曾到苏联留过学，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，曾任中共上虞县委书记，还在江苏松江第一女子师范教过书。他文章写得很好，并擅长画画。

叶天底同志有遗传性的大癫痫病。他参加革命后，一直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。

即使癫痫发作时，还领导着农民、盐民打土豪劣绅，打“盐公堂”，从未为了自己的身体休息过一天。在深夜里，他也常常披星戴月地乘着船到很远的地方去开会、布置工作，直到天

亮时才回家。他尽管工作很忙，还抽出时间来在树德小学办夜校，教育大家，讲解革命的道理。
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曾几次想抓叶天底同志，但都被农民连夜用轎子把他抬到深山里，躲过去了。

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，天底同志的大麻疯病却越来越重了。附近的贫雇农为了天底同志的病早日痊愈，就到深山里去抓“赤練蛇”来给他吃（民间传说，生大麻疯病的人吃了赤練蛇，以毒攻毒，病就会好的。实际上赤練蛇是无毒的，不过性情比较凶猛）。天底同志是相信科学的。他虽然没有吃，但非常感激群众对他的关怀。

这年8月，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，把已经不能动弹的叶天底同志抬走了。

到了上虞县城里，国民党的县长郭鸿初问他：

“叶先生，请问你，上虞入党的有多少人？”

天底同志说：“上虞入共产党的，只有我一个！”

“叶先生，你在共产党里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替劳苦大众做工作！”

国民党的县长看看问不出什么，只好不问了。第二天，就把叶天底同志押送到杭州“国民党浙江省党部”。

### 我是“黄饭”

经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审问后，叶天底同志被关入西湖旁边武林路一号的“浙江陆军监狱”了。他一进去，旁边笼子中的难友就问同叶天底一个笼子里的难友：

“喂！今天你们笼子里进来的，是‘黄饭’还是‘白饭’哪？”

“‘白饭’！”同笼子的难友回答。

叶天底同志問：“什么叫‘黃飯’？什么叫‘白飯’？”

难友告訴他：“政治犯都吃白飯，所以獄里把政治犯都叫‘白飯’。”

叶天底同志听完就說：“‘黃飯’！我是‘黃飯’！”

当监狱里的看守要他吃白饭时，他坚决不吃，他要跟别的难友一样吃下脚米煮的饭——黄饭。

每星期放籠子时，有很多政治犯来看他，他就問道：

“你們为什么吃白饭，为什么不和其他难友吃得一样？”

有的同志說：“我来时别的政治犯都是吃的白饭，他們告訴我，說这是监狱里規定的。”

有的同志說：“我进来时，因为身体被敌人打坏了，我想吃得好些也好，把身体养好，早些恢复健康，以便繼續和敌人斗争。”

天底同志听了后，对他們說：“我們應該和大家同甘苦才好。如今許多难友都吃黄饭，只有我們几个政治犯吃白饭，势必造成特殊，这就中了敌人的詭計，使我們与其他难友之間造成一条鸿溝，这对我们党在政治上的损失是太大了。我們應該和全体难友一起斗争，爭取全体难友生活的改善。”

同志們听了他的話，都点头称是。第二天，全体共产党员都不吃白饭，自愿吃黄饭了。监狱內共产党员与一般难友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。

## 反“籠头”

当时，国民党“浙江陆军监狱”中每一个籠子，都有一个土匪犯或军事犯当“籠头”，新进去的犯人如果不送錢給“籠头”的話，就要吃苦头，叫他老是睡在馬桶旁边，每天扫地、擦地板、刷馬桶，还时常会挨打、受气。天底同志入狱后，就团结难友起来反抗“籠头”，提出了“同是受难人，大家一条心”的口

号，发动大家輪流值班擦地板、刷馬桶、扫地等。开始时，“籠头”当然把天底同志看作眼中釘，打过天底同志的耳光。但是，全籠子的难友立刻声援天底同志，他們齐罵“籠头”：“人仗狗勢”、“沒良心”……有的难友还說：“你要打打我，不要打他！”以后“籠头”就再也不敢打罵天底同志了。

有一次天底同志的籠子內新来了一个难友，被敌人打得兩腿流血，血漬硬巴巴的凝結在褲脚管里，要換一条褲子，但有脚鐐釘在脚上，沒法換，天底同志就告訴他帶鐐換褲的方法。照牢內的老規矩，这是“籠头”的專利，只有他可以告訴人，每教一次，要一块銀元。这一次，天底同志教了別人，“籠头”当然很生气，罵天底同志，又一次要打他。这时，籠子里的全体难友，都站了起来，大家一齐喊：

“你敢！你敢动他身上一根毫毛！”

接着，隔壁籠子里也喊起来了。



“你敢动他身上一根毫毛！”

那“籠頭”看大家都一齊喊起來，也就只好低下頭去，再也不敢欺侮難友們了。籠子里共產黨員的影響也更加擴大了。不久，“籠頭”制度整個地被大家推翻了。

葉天底同志熱愛黨，熱愛群眾，他也得到群眾的熱愛。在監獄里，天底同志的病，越來越重了，甚至大小便時也不能起來。這時，難友們搶着來幫助他：天底同志要小便時，難友們用破碗來接；要大便時，他們就背着他，到馬桶上去。

有一天下雨，非常氣悶，大家心裏特別感到難受。天底同志睡在籠子里，和難友們談笑着。他談到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，談到過去工作時的愉快，以後又談到未來。他說：

“一個人能為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事業工作，那是最幸福的，世界上沒有一種事業比這更高尚，更偉大。……將來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，我們勞苦大眾就幸福了，那時每人有工作做，每人有衣穿、有飯吃，再不會為自己一家人的生活耽憂了。那時一切不



天底同志說：“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，我們勞苦大眾就幸福了。”

劳动的人將沒有飯吃。”以后他又联系到自己的病說：“那时一切有病的人，都將会得到免費治疗。我如果能活到那个时代，就幸福了。那时，病人將睡在很漂亮的大医院里，那里有洁白的牆壁，紅紅的屋頂，所有医生、护士都穿了洁白的衣服，来来去去的照顧病人，給病人打針，吃藥……”

天底同志眉飞色舞地描述着人类幸福生活的远景——这一切把所有的难友們都帶入了理想世界。

## 敌人的詭計都失敗了

敌人抓到了叶天底同志以后，企图从政治上来軟化他。敌人曾几次和他“個別談話”，要他自首，說只要在自首書上签一个字，即可得到釋放。但是，叶天底同志堅決地說：

“这个字，我宁可死，也不签！”

后来，敌人改变了“要求”，只要叶天底同志講出上級黨組織住的地方，并將党员名單交出来，便保証放他出去，并且把他的病治好。当然，这也同样遭到了叶天底同志的严詞拒絕。这时，敌人又只好“降低要求”，对叶天底同志說：

“只要你講一句‘我从前走錯路了。’就可放你。”

叶天底同志堅定地說：“我天底走的路是光明正大的，沒有錯！”

反动派还不死心，又找了天底同志在杭州第一师范讀書时的同学錢洪范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科長）来做“說客”。錢假意殷勤地要天底同志照顧自己的身体，說什么“在人屋簷下，誰敢不低头？”还說什么共产党已被消灭了，應該另找出路。天底同志听了憤怒地說：

“不要放屁，你快快給我滾出去！”

說着兩手支撑着地板，要爬起来打錢洪范，这就把那个“說

客”吓走了。

敌人見這办法沒有发生效力，又想了一条“妙計”，想“放長綫釣大魚”，从他口中套出浙江黨組織的秘密來。他們把天底同志放出獄來，叫他住在杭州一個亲戚家里。一方面欺騙人民說給他養病，暗地里却派了特務严密地監視他；另一方面又想叫他的亲戚、家屬、朋友來動搖他的斗志。但是，敵人的詭計早被葉天底同志識破了。他住進亲戚家里以後，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家屬和亲戚开了個會。他說：

“哥哥！各位亲戚！我葉天底相信了共產黨，加入了共產黨，意志是堅決的。現在，因為身患重病，被國民黨抓來。我所遺憾的只是我替黨做的事情太少了。不過，我雖然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共同完成偉大的革命事業，但我相信會有很多愛國志士會繼承我們的事業的。封建勢力、帝國主義、國民黨反動派一定要被消滅！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！我現在既然被國民黨抓來了，就不免一死。死，對我來講並不可怕，我早預備好‘天為棺材蓋，地為棺材底’的，為共產主義而死是光榮的。我的決心早已下好，什麼力量也不能動搖我。所以，我今天要鄭重的告訴各位：誰要是在我的面前說一句要我自首的話，那就是侮辱了我……”

他說完後，累得又躺下了。這時，有的人稱贊天底真是“頭可斷而志不可屈的大丈夫”，有的人偷偷地在抹眼淚，有的人在嘆氣，也不知是哪個年紀大的人却提出來說：

“天底還沒有結婚，要是天底在亲戚家時能夠結婚，也許可以給他留下一條後代根。”

天底同志聽了這話以後，非常着急，他連忙阻擋大家說：

“謝謝你們的好意！這是萬萬做不得的。我天底患了這樣重的病，不能害人！”

但是許多人都不同意，尤其是天底同志的長輩和亲戚家的婦女們。他們瞞着天底同志偷偷地派了一个人同上虞去，到他的未

婚妻王惠珍家去。第三天就带来了王惠珍的一封愿意和他同生共死、要求结婚的信。

提起王惠珍，她原是天底同志小学时的同班同学。王惠珍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校長，他看到天底同志忠誠老实，聪明伶俐，会画一手好画，就一定要把女兒許給他，要叶天底同志在他兩個女兒中选择一个。叶天底同志的父亲也同意这門亲事，以后就叫天底同志自己选。他选上了校長的小女兒王惠珍。

叶天底同志看了未婚妻的信后，心里更加焦急。他何曾不是真摯地爱着王惠珍呢！多年以来都是互尊互敬，虽然不能經常在一起，却从未断过信件来往。但他更爱王惠珍的幸福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荣誉。于是他立即写回信告訴她，現在自己还在囚中，即使不被国民党杀害，毛病也不能好，仍不能結婚，只好請她看重前程，不要等待自己了。——他就这样忍痛和她斷絕了关系。

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个詭計又失敗了。无可奈何，只好又把他关到牢獄里去。

## 殉 难

1928年农历 1月17日拂曉，就是叶天底同志殉难的时候。他在殉难前，对监狱里的伪看守長說：

“我要写一封信給哥哥。”

看守就拿了笔、紙、墨來給他。在馬蹄灯的淡黃色的灯光下，他提起毛笔在一張大紙上，写下了自己宁死不屈、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。隨即从容地躺在劊子手們早已准备好的門板上，敌人就把他抬到刑場上去了。

在刑場上，伪軍法官坐在露天桌子旁的太师椅上，右手拿了一支硃砂笔，左手拿着一只挂表。在伪軍法官旁边，站着国民党的走狗錢洪范。临刑之前，錢洪范裝出一副慈悲相，跑到天底同



“誰是你的哥哥，你給我滾！滾！”

志面前說道：

“天底哥！你要是還有反悔之意，現在還來得及，兄弟可以幫忙！”

叶天底同志大罵：“狗屁！誰是你的哥哥！誰有反悔之意？你給我滾！滾！”

以後，錢洪范又帶了醫生來，對叶天底同志說：

“天底哥！請不要動怒，你如果不肯悔改的話，那麼，我也帮不了忙了。不過你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，我為你可惜。……現在我快‘歸天’了，為了免除你的痛苦，我看在同學的情面上，給你打上一針麻醉劑，減少你一些痛苦！”

“呸！不要臉的東西！難道我死也要死了，還要受你們的麻醉！”

這時，那個偽軍法官說：

“錢科長！何必多費精神，这样頑固的人，算了吧！時間已到了。”

走狗錢洪范还想最后来威胁他：“天底哥！你再不悔改，可怕的时刻就要到了！”

天底同志說：“請便吧，我早准备好了。”

这时，劊子手“拍拉”拉了一下枪栓，裝上子彈。天底同志兩眼睜得滾圓，挺起胸膛高呼：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党中央万岁……”

第二句口号还没有喊完，我們的英雄，我們引以为荣的叶天底同志光輝的一生結束了。那时他才三十四岁。

(葛克儉插圖)